

裕德龄是晚清驻法公使裕庚的长女，从法国修道院学成回国后，成为慈禧太后的首席御前女官。她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慈禧私生活回忆录——我在太后身边的两年》里记述：“宫中禁止吃牛肉，因为牛被当作农耕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劳力，人们认为吃牛肉是有罪的。人们主要食用谷物、蔬菜、猪肉、羊……”

裕德龄的描述，大大溢出了我的阅历储备。满人的祖先不是以狩猎与游牧为生，擅骑射，而不长于农耕吗？其文化图腾，理当“成群引着犬，满膀胱其鹰；荆筐抬火炮，带定海东青（鹰）。”（明·吴承恩），似乎不当以汉族的禁忌为禁忌才是。

爱牛之于农耕民族，就跟牵狗架鹰之于游牧民族一样，都是本能的延展、精神的淬取、德行的化育，其来有自，不是一朝一夕，想改就能改而且改得了的。裕德龄的描述，让我对百多年来一直被妖魔化的“老佛爷”，隔空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清宫对牛肉的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可视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游牧对农耕的向往、边缘对中原的认同、白山黑水对沃野平畴的热爱、部落化的狩猎采集对先进生产力的服膺乃至尊崇。

中原民族爱牛，可谓源远流长。并非出于宗教信仰或禁忌，也不为保护所谓动物的福利与生存权，更非如现代西方国家那样兼顾食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并存，而仅仅是因为，“土里刨食”离不得牛。

君不见大千世界里的万千生灵，谁个不是悠悠万事，掠食为大？两眼一睁，要么从黑争到白，要么从白夺到黑，为只为一口填不满的无底洞。果腹和交配，累进叠加，互为支持。毋庸讳言，自认为灵长类动物之首的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民以食为天”居首，“食以安为先”殿后，为食而耕，以战求安，形成了一个耕战轮回的闭环，烽烟四起，世代因循。特别在中国，数千年来总是吃不饱的生存恐惧，固化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谦卑，也形成了对牛的依赖与膜拜。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腹。抵触隆臄，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陷泥蹶块，常在草野……皮角见用，肩尻莫保……”（唐·柳宗元《牛赋》）

柳子厚笔下，“牛为耕稼之本”的执念形神兼备，而非一尊形而上的空壳。具有相貌魁伟、声线宏阔、抱角砥砺而“慎勿怨尤”的外部特征，以及生尽其力，死尽其用，“物无逾者”的内在品格。

唐代御史张廷珪进谏武则天下，则撇开文学的比兴思维，从政治的高度站位，单刀直入：“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环环相扣，句句至理，牛在他的口中等同于一种战略资源，其生存状态，重要到跟王朝的兴废休戚与共，岂容等闲！

果如裕德龄所言：“吃牛肉是有罪的！”

迟至到秦代，中国的律法中已经出现保护耕牛的条款。到唐、宋、五代诸朝，法律规定，除非牛自然死亡，方允开剥、货卖或自食，否则不管老弱病残，一律禁杀。违者，牛主私屠，唐律规定“徒一年”；故意他宰，“徒一年半”。其余各朝，刑罚的方式程度各异，刑罚却都是一定的。现代中国，至少在50后、60后一代人的社会见闻中，擅自屠牛入刑的记忆也还历历在目。

牛的用途从耕作役使向食用转移，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我们从炖、煮、卤的烹牛手段，模仿并进阶到牛排煎至七分熟的精致时，是否还能品鉴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至臻之境？

走进浦东建中联盟的大门，耳朵里听到的是已经绵延了600多年的“水磨腔”，鼻子里闻到的是氤氲弥漫的迷人熏香，眼睛里看到的是自元代以来的古代瓷器……这就是一个微型的文化站、博物馆，怎么也无法把它与一个修车企业联系在一起。

老板顾春霞，一个笑容常挂在脸上、充满活力的女性，没法把她和修车行业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本是个男性的天地。

认识顾春霞，不是因为修车，而是在有“中国昆剧推广第一人”赵津羽开办的昆曲讲堂上，她是一位虔诚的昆剧修炼者。戴上头饰、穿上戏服的杜丽娘也没法和她这个修车铺的“老板娘”联系在一起。

“昆曲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它的精致、唯美，给了我管理以启迪。”传统的修车行业，师傅社会地位不

一次小聚，新朋友小王带来几瓶红酒。入席甫定，小王不无炫耀地介绍起红酒来，这瓶是法国波尔多地区产的，这瓶是美国纳帕的“作品一号”，这瓶是澳洲的“奔富”，这瓶是国产张裕爱斐堡珍藏级红酒……葡萄酒种有赤霞珠、梅乐、黑皮诺等，酒的划分有“旧世界”的，有“新世界”的。小王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我们听了则云里雾里，诧异之余却兴趣陡然增加。正当小王得意之际，谄熟商道的老李突然发问：小王，你知道九十年代中期上海风靡一时的“红酒加雪碧”吗？此时，小王一脸茫然且感到不可理喻。闻此，勾起了我在虹口区工作时的一段记忆。

1996年夏季，我因公去北欧考察。从浦东机场出发，经转机及近20小时的行程，抵达芬兰赫尔辛基已是疲惫不堪。而奇怪的是，当我们办完手续入住酒店后，居然累意全消，于是外出寻找中餐馆用餐。夏季的赫尔辛基街头，尽管已是傍晚时分，却依然艳阳高照，只见一个偌大的广场，人头攒动，有轻松随意的，有时尚华丽的，有端庄矜持的，各色人群，或坐或

站，在悠扬的背景音乐伴随下，人手一杯啤酒，优雅地啜着啤酒的泡沫，轻声地互相交谈着，脸上洋溢着满足和享受，让我们亲眼目睹了幸福指数全球排行第一的国家国民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原来当时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啤酒节，令人羡慕。我们一行人也情不自禁地融入了他们的欢乐中去了。

受此启发，我突然想到，上海饮品中的红酒和雪碧已初露流行的端倪。我区粮食局所属的申虹公司是天津王朝干葡萄酒上海地区的总经销，而亮晶晶透心凉的雪碧市场随处可见。灵感顿发：我们何不办一个节？就叫“红酒加雪碧节”。于是，我当即通过越洋电话，商请区商委的同志研究筹划。

由于红酒的微醺、雪碧的清澈，既有酒精的沉醉，又有柠檬香气，加上些许的甜味，非常适合上海人“难缠”的口味，居然受到欢迎。红酒加雪碧盛极一时，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饮品。

那时无论论人对酌，还是三五浅饮，或商务宴请，或婚嫁喜宴，红酒加雪碧是不二的“宠儿”。在一个大扎壶里，按1:2.5的比

例勾兑，即1份王朝干葡萄酒，配2.5份雪碧。此时的酒体，观则呈宝石红，闻则香气扑鼻，饮则且酒且甜且有丝丝的透心凉，让人欲罢不能。毫不夸张地说，那时“无红酒加雪碧不宴席”，王朝干葡萄酒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奇货”。

而“不幸”的是，红酒加雪碧，其实是一个妥妥的美丽误会。

众所周知，葡萄酒谓之干红，就是因为酿制时提去了酒中的糖分。干红的标准为含糖量小于或等于4.0g/L。而干红葡萄酒加入了雪碧，则增加了酒中的糖含量，破坏了干红葡萄酒独特的风味，岂不贻笑大方？不同的葡萄品种，有不同的果香味；不同

都领取了“老人卡”，有的是时间搬运笑声。聚在一起，只认原形，原形才有故事可说，原形才可爱。

人老了，谁都不那么着急，一起放慢脚步……夕阳下有那么多伴、那么多回声，太阳见了，忘记落山。

我入过许多群，都是咕嘟一阵随后变成“哑群”。每个人手中有三四个“活群”，群的活力源自多泡，会一一跑泡。

几经出入，暖群总还是有的，在对的群里必有对的人，这样的群蕴藏快乐，永不枯竭。九十岁的老母玩不来微信，老说“寂寞”。

人一生出来就被管，除了孙辈，任何人管你都会郁闷；世间最开心的是被尊重，同学无间，不掺和利益的尊重非常难得。

走近了，心诚了，方知尊重就在一旁，而且免费。

新的朋友。

她拿出了自己祖上收藏的自元代以后的明、清、民国各时期的瓷器，在建中的休息室里，开办了一个小型的瓷器博物馆，展出80余件，很多瓷器，都有解读文字。她还搞了一个瓷器的鉴赏会，请来专家朋友作专题讲座。有兴趣的车主纷至沓来，也有人带着瓷器来交流，这又成为了一些爱好收藏的车主的一个交流平台。

到了暑假，这里就举办车主亲子活动，为车主的孩子们开展音乐赏析活动，有古琴、古筝、小提琴、大提琴、钢琴……音乐学院的师生除了演奏，还有为小朋友讲解知识，并让小朋友自己尝试弹奏，很受车主和他们的孩子的欢迎。

车主们各有所好、各有所需，这些主要针对车主举办各类讲座

是作为客户服务的延伸。公众号上发布讲座信息，就有客户报名。每个月各种不同的讲座，总能吸引不同的车主前来。

在这样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里，汽修店的员工也被潜移默化了。原先，员工与车主之间很冷漠：我只要把车修好了，别的我啥也不管。现在不一样了，修车人会主动告诉车主，你的车子容易出什么问题、回去以后要注意什么事项、下一次保养是什么时候……甚至会到车主说，我会到保养期之前给你打电话。员工不仅在技术问题上可以与车主对答如流，而且谈吐起来有文化，会给车主带来愉悦感、信任感，建立了新型的修车人与车主的关系。

顾春霞深有感触，技术力量是一个企业成功的最大保证，而企业的文化品位，对提升企业的成功，起着看不见的作用。一些车主就是冲着我的“文化”来的，成为了忠实客户。

七夕会

美丽的误会：红酒加雪碧

薛全荣

他礼让，你速行

费平

这些行人的潜意识里或许认为，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就该让着。不错，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即使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也应避让。然而，我们不应以机动车礼让而视作理所当然。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机动车避让行人除执行交通法规外也是一种讲礼仪的表现。我们常看到在无信号灯的路口，司机即使用后视镜看见路边有人想过而没过马路，都会自觉停下示意行人先过。而我们用加快速度过马路就是对司机的回敬！再说，有些路口绿灯时，时间不长，你笃悠悠走，就会造成机动车排队等候，待换了红灯时车辆又不能走，这样就产生了道路人为拥堵的现象，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

因此，行人过马路时，理应做到“他礼让，我速行”，这是对机动车司机的尊重，也是为缓解交通拥堵出一份力。更重要的是，它会成为加快现代城市化建设的一个助推力。

的地区，有不同的土质、气候、光照、水分；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收成和葡萄品质；不同的酒庄，有不同的酿酒工艺；而不同的品牌，才有了它们不同的身价。由于红酒是由葡萄酿制而成，葡萄皮中含有栝皮黄素和白藜芦醇，这些成分经过发酵后都保留在红酒中，可以预防和抑制恶性细胞的增殖。此外，红酒还具有抗氧化、软化血管、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

的功效。所谓“品红酒享人生”的美妙就在于此。

虽然，我国的酒历史绵延千年，酒文化博大精深，酒品种争奇斗艳，有脍炙人口的酒诗酒词，更有酒仙、酒圣、“酒鬼”。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人对红酒的认识是懵懵懂懂的（中国香港以及境外人士除外），唯此，才有了“红酒加雪碧”这个美丽的误会。可以释怀的是，那时我们不懂红酒。

极数设心真元爱
 变乎教裁不圣自
 察取文原剽风
 人象章本典姓暨
 文观乎河神命王
 以天洛理闡述
 成文洛理闡述孔
 化以文洛理闡述孔

俞樾(1821-1907)，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清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外放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歧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之后潜心学术达40余载；主讲过当时全国知名的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菱湖龙湖书院等，海内外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号称“门秀三千”，国学大师章太炎、书画大家吴大澂、海上画派领袖吴昌硕皆是他的门生。

俞樾擅书法，尤以隶书名于世。俞樾写信札，也往往用隶、篆书，显示了他好古之风。

这幅书法四条屏(见上图)充分体现了其书法功力的苍劲浑厚。作品尺寸：168cm×42cm×4，释文：爰自风姓，暨于孔氏，元圣古典，素王述训，莫不原本，性命闡道，设教取象，乎河洛文以成化。

俞樾以古人为师，不囿于时代的影响，借鉴古人碑帖，以恬和心境对待书法艺术，师法汉碑，所创书作，皆工整稳妥，不刻意雕琢，体现其淡雅静谧的书法风格。

此书用笔沉厚古拙，字形方整茂密，点画浑朴含蓄，波折不显，字形方正从容，带有浓厚的篆书遗意。

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但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一心从政，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俞樾却埋头文字，“学究天人，名垂宇宙”。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不喜欢像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但也不愿意像俞曲园那样专攻学术。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哉！”由此可见，俞樾终其一生对治学育人和著书立说孜孜不倦、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

离远了 走近了

詹超音

七夕会



灯花

治学育人 乐在其中

宣家鑫

集藏与欣赏

俞樾

俞樾

俞樾

俞樾